

西班牙新共黨：「人民共產黨」

陳璋津

一、前言

蘇共近十年對於西歐部份共黨的控制能力，已失去當年獨霸的雄風。尤其是在七〇年代中期「歐共主義」趨勢盛極一時的當頭，它特別感到力不從心。法共、西共與義共曾經在國際形勢、區域問題以及人權等問題上，處處同蘇聯大唱反調，蘇共當局非常痛苦。因此近幾年，蘇聯無時無刻不在想辦法提昇它對西歐共黨的影響力。先前，蘇共曾經利用西歐各國共黨內部的親蘇派力量，腐蝕西歐共黨內部歐共主義的勢力，有名的諸如義共執委哥殊塔(Armando Cossutta)①，西共的前中委加西亞(Francisco Garcia Salve)、埃斯普尼(Leopoldo Espuny)②，以及「卡塔隆納統一社會主義黨」(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註① 哥殊塔的活動，見“Berlinguer To Open PCI Congress 2 mar. in Milan,”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42, (2 Mar., 1983), p. L7; “Congresses a Success,” in *L’Unita*, (22 Feb., 1983), pp. 1, 18; “Results of Debate At PCI Federation Congresse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42, (2 Mar., 1983), pp. L4-L6; “Cossutta Rejects ‘Propulsive Thrust’ Claus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41, (1 Mar., 1983), p. L3-L4; Fausto Ibba, “Different Stances on Alternative Emerge,” in *L’Unita*, (20 Feb., 1983), p. 4; John Di Sciuilo, “Communist’s New Italian Horse,”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 Mar., 1983); Antonio Padellaro, “On His Return From USSR, Communist Leader Attacks Berlinguer Line,” in *Corriere Della Sera*, (9 Oct., 1983), pp. 1-2; “PCI Central Committee Debates Foreign Polic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3, (19 Jan., 1984), pp. L1-L6.

註② 見「西共中央舉行全會」，出自「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八日；楊吉林著，「西班牙共產黨與歐共主義」，臺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二年六月版，頁二三五。

Cataluna-PUSC) (以下簡稱「卡共」)內部的中委克里孟特(Alfred Clemente)、瓦爾第維索(José Valdivieso)③等均在被利用之列。蘇共做得最成功的一次，要算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卡共」「五大」的反卡利略(Stantiago Corrijo)事件④，使卡利略折兵損將大傷元氣；而令西共前中委加西亞與「卡共」內部「親蘇派」分別於一九八二年二月及四月，成立所謂親蘇的馬列主義共黨⑤，則屬下下策。

蘇共當局這些行動，自然令西歐共黨非常憤怒。可是因掌握不到真憑實據，這些共黨除了能在口頭上控訴蘇共干涉黨務外，別無他法可以制止蘇共的分化陰謀。蘇共這樣做，在它對西歐共黨的影響力上當然有一定的作用，不過長期下來對於整個國際共運的發展，並非好事。別的問題不談，單言對於西歐各國共黨在當地的力量成長的影響，就產生相當大的反面作用。「西班牙人民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los Pueblos de Espana)之成立，即為很好的例子。

「西班牙人民共產黨」完全為蘇共一手扶植起來對抗西共的歐共主義路線的，它對西共的完整性與形象影響深遠，然而本身是否能夠取代西共的地位，執行蘇聯對西班牙的政策，還是值得懷疑。但是無疑的「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的成立，會讓共產黨在西班牙境內兩敗俱傷，獲利者只有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而決非蘇聯。本文擬就「西班牙人民共產黨」成立這一問題，及其對西班牙共黨發展和國際共運之影響，作一簡單之評析。

一、成立之因緣

「西班牙人民共產黨」成立於今(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其總書記賈雷哥(Ignacio Gallego)原非西共內部親蘇派人

註③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與歐共主義的危機」，出自《問題與研究》第廿三卷第二期，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日版，頁八〇—八二；Tom Burns, "Eurocommunism Splits Spanish Party," in *Washington Post*, (7 Jan., 1981); E. Mujal-León, "Cataluña, Carrillo, and Eurocommunism,"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XX, No. 2, (Mar.—Apr. 1981), p. 44; "Spain: Carrillo Lets It Be Understood That The USSR Has Prepared 'A Vast Plan For the Liquidation of Eurocommunism,'" in *Le Monde*, (Jan. 1981).

註④ 見拙作，前揭書，頁八〇—八二。

註⑤ James M. Markham, "Communist Rivals in Spain Plan New Parti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7 Feb., 1982); James M. Markham, "A Nonbeliever in Eurocommunism Urges a Pro-Soviet Party in Spain,"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9 Feb., 1982); V. Cheryoyev, "Congress of Catalanian Communists," in *Pravda*, (17 Apr., 1982), p. 4.

物。在卡利略任西共總書記時代，賈雷哥爲西共內部支持卡利略歐共主義路線的執委會的執委^⑥；西共新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Gerardo Iglesias）上臺後，賈雷哥仍是支持歐共主義路線的西共執委^⑦。過去未聞賈雷哥有任何親蘇言論的表現，西共歷年來有名的親蘇派反黨事件，賈雷哥還挨不上邊。此次賈雷哥悍然出來反對西共歐共主義路線，同時公然組黨與西共抗衡，非蘇共在幕後唆使，他絕對作不出這種事情；特別是在西共於新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領導下前途一片看好的時候，他這樣出來反對西共，而且立場牽強，沒有蘇共支撐，絕不可能。

在成立新黨之前，賈雷哥事先表態，說明他不贊同西共的歐共主義路線，也不參加西共的「十一大」。爲什麼他不願參加西共「十一大」，據他自己表示，他因反對西共放棄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才拒絕參加西共該次大會^⑧。

賈雷哥的意見，寫於他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旬送達西共中央委員會長達十二頁的信函裏。於該信內，他說，他不想再任西共執委，拒絕參加西共「十一大」，寧願做個西共的普通黨員，留在他奮鬥多年的黨內。他以爲西共的歐共主義路線已經使西共遭到莫大傷害，因此對於西共目前領導人所堅持的意識形態、政治以及組織的立場，他無法再三緘其口。每個人的忍耐力有限，現今該是站出來捍衛真正的共產黨以防「革新派」（renewalists）破壞的時候了。賈雷哥認爲，鐵鎚與鐮刀的標誌、國際主義的言論，並沒有什麼不好，破壞西共才是罪大惡極。最後他說，西共領導人不會讓黨員在組織裏說出他們的不同意見，所以他才不願參加此次的西共大會^⑨。

賈雷哥的信函寄出後，西共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馬上要求與賈雷哥對話。伊格雷西亞斯與賈雷哥商談了三個小時，解釋總書記的立場，說明從黨外對西共行使壓力，會對西共與西共發展造成相當損害，對團結無補；他希望賈雷哥拿出團結與參與的誠意^⑩。賈雷哥不爲所動，依然堅持己見。

註⑥ 見拙作，前揭書，頁八四—八五。H. Leslie Robinson, "Spain,"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2*,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2), p. 332.

註⑦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後的西班牙共產黨」，出自《問題與研究》第廿三卷第四期，民國七十三年一月版，頁七七—八六。

註⑧ "Ignacio Gallego Detests Eurocommunism and Renewalists," in *El Pais*, (13 Oct., 1983), p. 15; "PCE Veteran Explains Dispute with Leadership,"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08, (26 Oct., 1983), p. N2.

註⑨ "Ignacio Gallego Detests Eurocommunism and Renewalists," p. 15; "PCE Veteran Explains Dispute with Leadership," pp. N2-N4.

註⑩ "PCE's Iglesias Interviewed on Intraparty Tension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13, (2 Nov., 1983), pp. N2-N5; Paul Jucar interviewed with Gerardo Iglesias, in *Mundo Obrero*, (21-27 Oct., 1983), pp. 6-8.

十月中旬，西共執委會針對賈雷哥的行動，召開緊急會議，會後發表聲明^⑩。該聲明表示：西共執委會對於近日來在西共內部發生事端、製造緊張氣氛以及阻礙促進「十一大」團結和諧的參與民主辯論之行徑，感到遺憾。該會和書記處向來對醜詆全體中委及黨中央決策的部份領袖反常言行，本著忍辱負重的精神，不輕易妄加指責，俾免黨內生活軟弱渙散。但該會與書記處並不認為，黨內貶損組織的言行可以用來取代政治辯論，因此要嚴正聲明，執委會仍然堅守政治辯論的路線，堅決捍衛黨內辯論、團結與政治行動所必備的民主法制。此次賈雷哥悍然表示反對黨中央的作為，全然蔑視黨內的民主法制與政治協議，執委會不能接受。執委會也認為，西共目前正致力於政治社會鬭爭，俾改變政府政策，擴大羣衆工作；賈雷哥對全體中委會進行控訴，言論毫無根據，應予駁斥。

伊格雷西亞斯後來發表談話，他說，西共有些黨員認為他不要鐵鎚與鐮刀的標誌不對，其實這誤解了他。他丟掉這些東西，只是丟掉黨內的傾軋、山頭主義與毀謗的象徵；他希望西共黨內向黨員與領袖間互敬互諒的方向邁進，共同以民主方式行使領導，形成黨的政策。他知道，在他任總書記時，西共形勢險惡，黨員精神渙散，選舉又頻頻落敗。他上來擔當總書記的職務，不過想讓西共往前發展，脫離險惡困境，絕無私心。只是他任總書記的時機不對，一則他的能力不足，限制又多，想從卡利略時代過渡到另一時代，千頭萬緒困難重重；二則西共黨員情緒低迷，恢復不易。所以他上來後才力圖振作，更新人事，發揮集體領導，召喚脫隊黨員回歸。不料部份西共黨員暗中制肘，才爆發這次問題。伊格雷西亞斯認為，實際上西共對不同意見的黨員留有相當轉圜的餘地，他們可與執委會對話，用不著行事衝動^⑪。

伊格雷西亞斯自然明白這件事全是蘇共幕後一手策動，不過他不願在西共復興的半途節外生枝，滋生事端，因此他此刻對蘇共的問題隻字不提。賈雷哥事後則藉機脫離西共中委會，不等西共召開「十一大」，他就提前於十一月六日同「卡共」前幾年脫黨和親蘇派的份子，在馬德里市舉行集會，準備組成親蘇的新共黨^⑫。這次集會，實質上也等於是賈雷哥擬組新黨之預備會。參加該會的二千五百名共黨份子內，多屬反對西共歐共主義路線的親蘇份子。賈雷哥在會中表示：他將創立一個真正的共產黨，重拾西班牙共黨以往捍衛的傳統，支持馬列主義、蘇聯與東歐集團國家，對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再掛上鐵鎚與鐮刀的標誌^⑬。

註⑩ 核審明記 PCE Executive Committee, "Defense of PCE's Democratic Legality," in *Mundo Obrero*, (21-27 Oct., 1984), p. 4; "PCE

Leadership Statement on Gallego Resignation,"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13, (2 Nov., 1983), pp. N5-N6.

註⑪ "PCE's Iglesias Interviewed on Intraparty Tensions," pp. N2-N5.

註⑫ "Marxist-Leninists Hold Meeting in Madri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18, (9 Nov., 1983), pp. N4-N5.

註⑬ *Ibid.*, p. N5.

。這些言論，後來都變成賈雷哥新黨的黨綱。

三、新黨成立大會

賈雷哥的新黨在西共「十一大」開完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召開，時間訂在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共三十一天，參加這次大會的前西共份子代表計有九百名^{註⑤}；蘇聯、捷克、東德、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等國共黨，均應邀派代表參加。在與會的各國共黨代表中，唯有蘇聯一國慎重的派出陣容整齊的隊伍赴會^{註⑥}，可見其支持的程度。這次大會，以「共產黨統一大會」為號召，在開幕詞裏，賈雷哥亦以「全國共產黨統一委員會」（Comision Estatal de Unidad Comunista）之名義，向大會做了一場政治報告。

賈雷哥的政治報告，基本上在推崇列寧的成就，批評歐共主義，表示支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他說，此次大會打算成立的新共產黨將不是一個共和派的政黨，而是馬列主義的政黨，它將支持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反對美帝集團與歐共主義^{註⑦}。賈雷哥報告完後，大會即對其政治報告進行辯論。整個大會對於賈雷哥的報告，並非完全滿意，但由於該會目標在成立新黨，因而亦順利予以通過。據賈雷哥表示，大會對其政治報告尚存有意見分歧的情況，不值得奇怪。因為召開大會準備倉促，短期內絕不可能克服多年來已有的各種爭執，幸好這次大會只是建黨的統一大會，也剛起步邁向團結而已^{註⑧}。大會在十五日通過六項決議，計有：新黨名稱、和平與國際合作、擴大民主實行變革、改造社會與解放婦女等決議案。關於新黨名稱的決議案，該次大會原本打算沿用「西班牙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舊稱，藉與原有的西共對抗，後來因怕引起法律爭端，另附修正案說明如引發爭議時，新黨名稱改用「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簡稱 PCPE^{註⑨}。果然次日西共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即向西班

註⑤ “Gallego Elected Secretary General,”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0, (16 Jan., 1984), p. N2; 「說近「一千名代表」，見 Harry Debelius, “Pro-Soviet Party Set Up in Spain,” in *The Times*, (16 Jan., 1984), p. 4.

註⑥ “New ‘Pro-Soviet’ Communist Party Holds Congres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0, (16 Jan., 1984), p. N1.

註⑦ “Congress Opens in Madri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0, (16 Jan., 1984), p. 2;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13 Jan., 1984).

註⑧ Miroslav Courton and Karel Batak interviewed with Ignacio Gallego, “We Are Spanish Communists,” in *Rude Pravo*, (19 Jan., 1984), p. 7; Tass, (20 Jan., 1984); “Spanish Communist Leader Outlines Party Stance,” in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No. 17, (23 Jan., 1984), p. G6; “Gallego interviewed On New Party’s Program,”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5, (23 Jan., 1984), p. N2.

註⑨ “Resolutions Pass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0, (16 Jan., 1984), p. N3; Harry Debelius, *op. cit.*

牙法庭控告^㉔，數日後，賈雷哥的新黨即正式啓用修正案議決的黨名。

大會在通過六項決議案後，隨即選舉總書記、中委以及執委。該會一致通過由賈雷哥擔任新黨總書記的提案，獲提名的一〇一名中委與二〇名（？）執委，亦順利產生。新當選的總書記賈雷哥爲西班牙內戰時期的英雄，一度被羈於集中營，後亡命蘇聯。二次大戰後秘密潛返法國，復偷渡回國從事反抗佛朗哥政權的地下活動。佛朗哥去世後，於原籍安達盧西亞省當選西班牙下院議員，一九八二年又任下院副議長。賈雷哥在西共黨內，黨齡悠久，屬元老級人物。這次被推舉出來任新黨總書記，與其黨齡和過去的政治活動威望不無關係^㉕。

在當選的中委裏面，不乏過去在西共組織內擔任重要工作的有名人士。這些人像阿翁索 (Fidel Alonso) (工人委員會總書記)、阿迪雅卡 (Pere Ardiaca) (區域共黨組織總書記)、克里孟特 (Alfredo Clemente) (巴塞隆納工人委員會總書記)、卡第斯 (Antonio Gades) (巴蕾舞名星)、加西亞 (工會領袖)、羅伯 (Manuel Guerra Lobo) (農村工人委員會總書記) 和莎吉遮塔 (Fernando Sageseta) (前卡那利羣島國會代表)，現在都成「西班牙人民共產黨」中央領導組織的成員^㉖。

四、重要的黨綱

新「西班牙人民共產黨」既然爲蘇聯一手扶植起來的親蘇組織，黨綱的親蘇傾向自然很濃厚。但對黨綱被評爲一味親蘇，賈雷哥却大不以爲然。他說，評論「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爲親蘇的共黨，顯然不正確；因爲共產黨主張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兄弟黨保持團結合作的密切關係，是理所當然^㉗。賈雷哥儘管處處遮掩該黨與蘇聯的苟且勾當，不過有一點却不能否認，蘇共同東歐國家共黨都公開支持西班牙共產黨內部分裂活動，蘇共還公然表示「西班牙人民共產黨」同西共脫離關係獨立組黨，具有重要的

註㉔ "PCE To Contest Name of New Communist Part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1, (17 Jan., 1984), p. N2;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16 Jan., 1984).

註㉕ Miroslav Courton and Karel Bartak interviewed with Ignacio Gallego, *op. cit.*, p. 7.

註㉖ "New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ist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40, (28 Feb., 1984), p. N2; *Madrid ABC*, (16 Jan., 1984), p. 21.

註㉗ "New 'Pro-Soviet' Communist Party Holds Congress," p. N1; Miroslav Courton and Karel Bartak interviewed with Ignacio Gallego, *op. cit.*, p. 7; "Gallego Interviewed On New Party's Program," p. N3.

意義^②。

根據「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統一大會的文件和賈雷哥的談話，該黨的綱領大約有幾方面的重要主張^②：

(一)支持馬克思、列寧與國際主義的原則，並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為資本主義崩潰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為此，新黨反對「歐共主義」路線，認為歐共主義者只是表面掛著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羊頭的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派。新黨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因此將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切進步革命力量維持友好合作的密切聯繫。但，贊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並不使新黨拒絕真正愛國的民族政策。新黨仍是西班牙的共產黨，該黨絕不聽命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行事，新黨維護獨立自主的政策。

(二)對於西班牙內政，該黨認為，西班牙工人與老百姓的經濟與社會生活情況艱苦萬分。壟斷資本、多國公司與財閥同樣使中產階級生活倍極艱辛。但面臨這樣民生凋蔽、國窮民弱的情況，社會主義政府仍然不圖施行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政策，一味奉承美帝的利益，該黨決心全力反對社會主義政府的保守心態。至於政府的形式，該黨贊成共和體制，不反對卡洛斯（Juan Carlos）國王的合法地位。不過儘管如此，該黨的政治態度仍與他黨大相逕庭。

(三)在國際和平與安全上，該黨完全支持蘇聯苦心孤詣「捍衛」國際和平與安寧的立場。戰爭危及人類生存，但該黨以為，如今戰爭禍源在於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沒錯，如今有兩大軍事集團，一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為華沙公約組織；可是後者是因前者的存在才存在。如今一切裁軍限武的提議都是蘇聯率先提出的，美國政府往往只是裝腔作勢，甚至有時還橫加阻撓不願對話。

(四)該黨反對西班牙加入「歐洲共同體」以及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它認為，「歐洲共同體」乃是北約的經濟工具，西班牙加入馬上便要在經濟上受到歐洲共同市場支配，轉而使西班牙人民受到帝國主義剝削，經濟與政治均不能獨立。加入北約，讓西班牙人民捲進戰爭漩渦，同樣亦危及西班牙的生存與安寧。該黨反對西班牙社會主義政府加入北約與歐洲共市的政策，要求早日舉行全國複決，退出上述兩團體。

註^② "New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isted," p. N2.

註^③ "Pro-Soviet Communists in Spain Break Formally With Main Par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16 Jan., 1984); Miroslav Courton and Kaul Bartak interviewed with Ignacio Gallego, *op. cit.*, pp. N1-N4; V. Chernyshev, "In Fraternal Parties: Priority Tasks," in *Pravda*, (30 Mar., 1984), p. 4; "Head of New Spanish CP Discusses Peace Struggle," in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No. 64, (2 Apr. 1984), pp. G1-G2; "For One Party of All Communists," in *Za Rubezhom*, No. 10, (March 1984), p. 11; "New Spanish CP Leader On Party Future, Support," in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No. 54, (19 March, 1984), pp. G2-G5.

(5) 該黨反對於西歐部署潘興二號飛彈，贊成美蘇雙邊撤除一切飛彈部署，使歐洲成爲非核地帶。

五、新黨的作用及影響

「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的成立可以說是居心不良；它於成立之初，即處處聲張欲反擊歐共主義的勢力。蘇共在幕後支持該黨的活動，當然會產生一些作用，可是不會太大。該黨立意本來就名目不正，參加者成份龐雜自然影響力量的發揮。我們從幾方面可以看出該黨前途不但不大樂觀，而且長期下來還會反過來破壞蘇共在該地區原已微弱的影響力。蘇共期盼它對反蘇的西共勢力產生遏阻作用，將來難免自食惡果。

(一) 實力孱弱 新「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的黨員人數，根據賈雷哥自己聲稱，目前共有二萬五千名^②。此數額比之西共擁有的八萬（填黨員卡者）名黨員，自是相去甚遠。但即使它擁有與西共同數額的黨員，其實力仍難與西共相抗衡，甚至可以說還是實力懸殊。「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現雖處新成立階段，但它並沒有一般新黨那股充沛銳利的衝勁；各種不同來源心懷不同動機的份子，勢必讓該黨剛成立即分崩離析。再說賈雷哥本人，年齡六十九歲^③，氣質與才幹平平，難使這個黨有多大成就。目前該黨完全仰賴反歐共主義一股氣焰結合起來，沒有共同的「信仰」，沒有因應現實的政策，將來遇到新問題新障礙，難免黨內爆發火爆的傾軋場面。八〇年代前的西共黨爭，殷鑑不遠。反觀西共的領導人伊格雷斯年僅卅八歲，上臺不到一年即把西共從破落的局面挽回^④。現今西共的團結與衝勁，實非「西班牙人民共產黨」所能遏止。新共產黨可能對西共產生的危害，大約只是暫時分割其原有的勢力，因而破壞西共的完整性。只要將來「西班牙人民共產黨」無法遂其陰謀，西共就有機會再把全部西班牙共產黨的力量統一起來。

(二) 號召力不夠，認識不足 賈雷哥以反對歐共主義恢復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爲號召，並認爲歐共主義影響共產黨的團結與成長。他對現時的歐共主義不但認識不足，號召力也不夠。衆所週知，成長於七〇年代的歐共主義趨勢，乃是因應時勢圖謀發展共黨力量而構思出來的一種策略。但在七〇年代裏西共不但沒有從歐共主義獲得絲毫利益，反而使黨四分五裂，原因在於卡利略本身領導方式的問題^⑤。賈雷哥無視於此一事實，對歐共主義影響了西共的團結與成長，過分誇大。將來賈雷哥對伊格雷斯西亞斯的鬭爭，未必能操勝算。

註^② "Gallego Elected Secretary General," p. N2.

註^③ See "Pro-Soviet Communists in Spain Break Formally With Main Party."

註^④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後的西班牙共產黨」，頁八〇—八七。

註^⑤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與歐共主義的危機」，頁八四—八七。

再說，歐共主義路線，固然未有若何成就，而賈雷哥重回過去的老路，專搞教條與權威，在西歐風評將極壞，不會有太大的號召力。

(三)競爭基礎薄弱 該黨甫告成立，一切都是重新開始，而且號召力不行，組織動員的能力很差。反觀西共原已有組織的基礎，同時現在還在向四處伸展其觸角，擴大影響力。工會、西班牙部份地區的省市政府、農民委員會、知識份子組織和國會，本來就是西共的天下。現今西班牙自治區如卡塔隆納、巴斯克與安達盧西亞省各地的共黨，又決心支持伊格雷西亞斯的領導^②。未來一面臨選舉場合，賈雷哥的共黨根本無法與西共競爭。選舉失敗，黨內傾軋，再加上賈雷哥才疏「學」淺，三兩年該黨就會瀕臨瓦解。

從以上幾方面看來，蘇共完全打錯了算盤。要使西歐共黨聽命，執行自己的政策，非一廂情願頑強施加壓力即可。主要還要讓西歐共黨能「活」得下去，「活」得舒坦才可。蘇共在幕後唆使賈雷哥建黨，使西共與蘇共原本已經非常惡劣的關係將更形險惡，不可收拾。今年一月十一與廿二兩日，西共中委會連遞二函向蘇共中央抗議^③，措辭之強烈從未有之。西共與蘇共交惡的嚴重情況，由此可見一斑。蘇共此舉當然弄巧成拙，非但西共不感到非接受蘇共擺佈向蘇共屈服不可，還增加西共對蘇聯的戒心，更加強西共邁向獨立自主的決心。蘇共以後如果還想要在外交政策上或與兄弟黨聯繫上，得到西共的支持，恐怕就更加困難。現今西共對北約與歐洲部署中程飛彈的立場，還算與蘇共一致。可是這決非表明西共支持蘇共的立場，只是眼前西共在發展歐共主義策略中必須要有這種的立場。因而彼此一致只是巧合，假如目前交惡情況還再持續下去的話，將來國際形勢發生變遷時，西共未必仍會與蘇共在對西歐外交政策上態度一致。

不管如何，蘇共在幕後操縱賈雷哥建黨，在西班牙共黨發展與國際共運方面，都產生了不良後果。現在西共在伊格雷西亞斯的領導下謹慎戒懼，期望「社會主義工人黨」在西班牙執政發生偏差，使它有機可乘。蘇共不大力支撐西共成長茁壯，却抽其後腿。如此一來，西共與蘇共交惡將愈演愈烈，西班牙共黨勢力在西班牙的成長就沒那麼順利了。

另外在國際共運方面，蘇共對西共之干預，將對其他共黨產生預警作用。西歐之共黨原即極力與蘇共保持距離，而蘇共一廂情願要把自己的意識形態與發展模式硬加在他黨身上，西歐以及其他各國共黨勢將試圖擺脫蘇共控制，另闢蹊徑，而使國際共運更加四分五裂了。

註② 見拙作，「西共「十一大」及其隱憂」，出自「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三卷第九期，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十日版，頁六十八。

註③ See Telegram dated 11 January from PCE Chairman Dolores Ibarruri and PCE Secretary General Gerardo Iglesias to CPSU General Secretary Yuriy Andropov, in *Mundo Obrero*, (20-26 Jan., 1984), p. 9; 西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聲明，同見 *Mundo Obrero*, (20-26 Jan., 1984), p. 9. 另一月廿一日的信函，見 *Mundo Obrero*, (3-9 Feb., 1984), pp. 6-7; "Mundo Obrero Publishes PCE Letter To CPSU,"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9, (10 Feb., 1984), pp. N1-N4.